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種

坦

白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坦 白

佛羅貝爾著

沈澤民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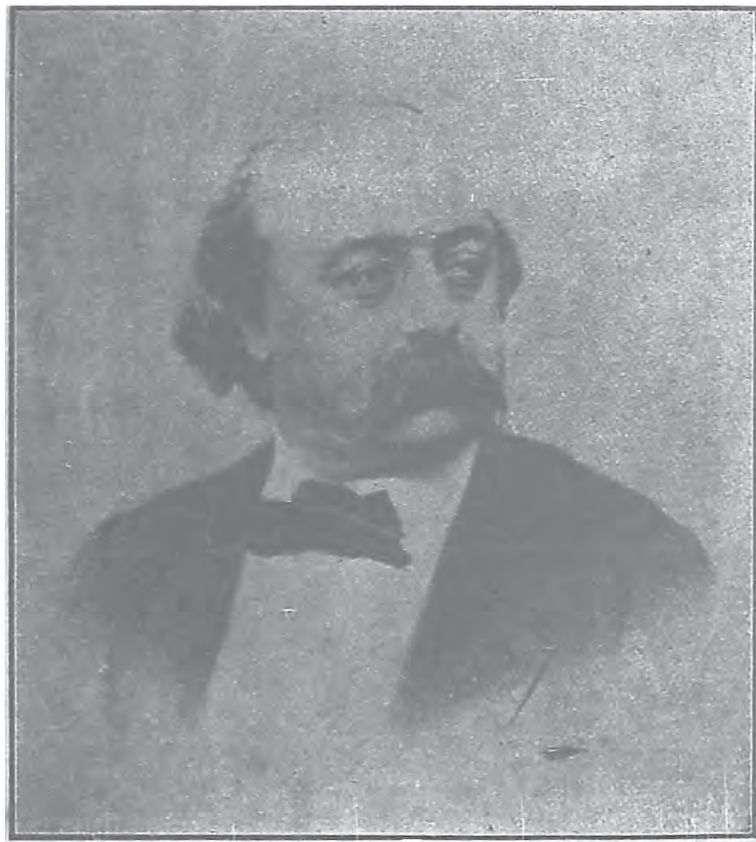
1924

目次

坦白……………沈澤民譯(一)

佛羅貝爾(附錄)……………沈雁冰(七五)

465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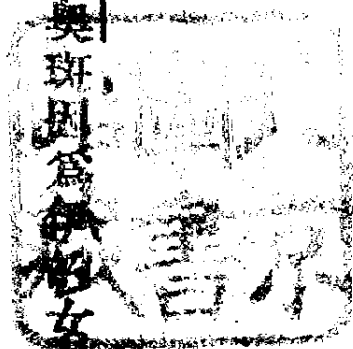
佛 羅 貝 爾 像

一
有五十年工夫，邦德雷凡克（地名）的家主婦們妒忌馬丹奧斑，因為伊的女僕番利茜丹。

只支了一百法郎一年的工錢，伊燒飯、煮菜、縫紉、洗濯、熨衣，做盡了家常的事務，並且還能夠調弄牲口，飼喂鷄鴨，製造奶油；而況伊又始終忠心事奉她的女主人，這人却不是一個好伏侍的。

馬丹奧斑曾嫁了一個秀麗，却是莫名一錢的少年，一八〇九年他早早的天折了，贖給她兩個很小的孩子和好些債務。

這麼一來，伊只好賣去了伊的不動產，只剩下了都該和基福塞兩處的田地，



湊攏來至多也不過五千法郎一年的進款；於是伊離開了聖·梅蘭涅地方的房子，另就一所早前曾屬過伊祖先的開銷省些的房子去居住，這所房子在市場背後。

這所房子，屋頂是石片的，立在一條過路和一條通到河邊的小路的中間。內部，地面一層層高低不一，不留心的人是要跌倒的。一個狹長的廳堂把廚房和起居室分隔開，馬丹奧班就住了這起居室，終日坐在靠窗的一個草細編的安樂椅裏面。挨着白色的壁板，（裝飾在壁上的花板——譯者）八把桃花心木的椅子一字兒排着。風雨表下面，一座鋼琴，頂上承載着金字塔式的一堆大大小小木質和紙質的匣子。黃色大理石的路易景治式的火爐架兩旁，有兩張講究的牀榻。中間的一座擺鐘，作范司泰廟宇的形式。全室的地平因為比花園的低些，所以略略有點潮霉的氣息。

第一層樓上，第一是『馬丹的』臥室，是很大的，掛着一張灰色花卉的紙，還有一張『馬歇』的半身像，是治遊子弟的裝飾。這間房通連一個小些的房間，裏面有兩張小孩子的床，沒有褥墊。然後是會客室，常常關閉的，充塞着棉布套子的動用器具。然後有一條走廊引到書齋；書籍和紙片亂堆在書架上，三面環繞著一張黑色的木質的大書桌。室隅掛滿了鋼筆畫，油彩的風景畫，和奧德朗的雕刻，都是昔年盛時的紀念物，現在祇留着一個衰落的印象。第二層樓上的一個圓窗洞，放光線透進番利茜丹的下臨原野的臥室。

番利茜丹每天微明時就起身了，免得趕不上『彌撒』，於是沒有間斷的操作用到了天黑；然後，晚間的盛饌也完畢了，銀碟子也收拾好了，門戶也關閉妥當了，伊用灰弄熄了燃着的木柴，就在爐前睡覺，一串念珠還拿在手裏。沒有一個人做買賣的時候比伊還要古板些。講到潔淨，伊那些肉汗盆的明晃晃的面子足以使

旁的僕人見了失望。沒有一事不經濟的，伊進食的時候也是慢慢地吃，用手指尖拾起桌上的麵包屑——那是一個特別爲伊而製的十二磅重的麵包，够支持伊二十天。

一年四季伊曳着一條棉布的手巾，用針繫在身背後，一個帽子掩住了伊的頭髮，灰色的長襪，大紅的背心，短衫上面罩一條有胸掛的作裙，彷彿一個醫院的看護婦。

伊的臉是瘦的，聲音是尖利的。二十五歲年紀的時候，人家就要當伊有四十歲了。到伊過了五十歲以後，伊也不顯出有特別的年齡；並且常常默着，身子豎直姿勢謹飭，伊像一個木雕的女子，機械地做伊的工作。

二

番利茜丹也像別的女人們一樣，早已有過伊的戀愛故事了。

伊的父親，一個泥水匠，從機架上跌下來死了。隨後就是母親亡故，姊妹星散，一個農夫來取了伊去，僱用伊，已是一個女郎了，却叫伊到牧場裏去放牛。伊身體在破碎藍襖的衣服裏面打戰，肚皮貼地，伏着飲沼澤裏面瀦積的死水，沒有錯處也被鞭打，末後，冤枉伊偷了三十個蘇（錢幣名）被農人趕了出去。伊又投奔一個莊家，替他們榨取牛乳，因為伊得主人的歡心，夥伴們都妒忌伊。

八月裏一天晚上（那時伊十八歲了）他們同伊赴哥雷維哀的讌會去。到那邊，鼓樂聲的喧闐，樹林中間的燭火光，各種服裝、花邊和金色十字架像的彩耀，和那一大羣人一陣風似的踊跳旋舞，立刻把伊嚇呆了、昏眩了。伊正遠離的很畏縮的立着，忽然一個兩肘支在蘆織車槓上，吸着煙斗的狀貌魁梧的少年，來請伊跳舞。他請伊用沙打、咖啡、餅，並且送了伊一條絲巾，猜想伊已經會意，便自薦送伊回家。在一個麥田的邊上，他野蠻地把伊推倒在地下。伊猛吃一驚，叫號起來，他逃走

了。

又一天傍晚，在包茫路上，伊要想超過一車很大很重很遲緩地走着的乾草；當伊掠過那輪子的時候，伊看見趕車子的就是太奧都爾。

他坦坦白白地向伊謝罪，說伊務必饒恕一切，因為那是『醉後的過失。』

伊不知道怎樣回答，一心想要逃開。

他立刻談起收穫，和村上有名人的事；因為他的父親已經離開哥雷維哀來住在萊塞科地方，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是鄰居了。

『呵！』伊說。

他接着說，他們要他結婚。可是，他並不急急於此，他是守着等一個自己中意的老婆。伊垂下了頭。於是他問伊可會想到過結婚的事沒有。伊笑一笑回答說，拿伊開玩笑是不可以的。

「呀，不呵，我肯立誓不是這意思啊！」他就把左臂圍繞伊的腰；伊向前走，被他的擁抱支持着；他們步子放緩了。空氣是柔軟的，星們明亮照着，大堆的乾草在他們前面左右顛搖；四匹着地拖着腳的馬，揚起一陣陣的塵土。一會兒，不用一聲號令，他們向左轉走了。他再撲抱伊一次。伊走進黑闇裏，不見了。

下一星期太奧多爾接到一個密約的信。他們在打穀場盡頭牆背後一株孤獨的樹下相見。伊早已並不像一般年輕女子一樣的未識情趣——那些畜生已經教壞了伊；但是理性和一種本能的羞恥心保留伊使伊尚不墮落。伊這樣的貞潔自保增加了太奧多爾的愛情，所以，要滿足（或者這是誠意罷）這愛情，他敦促伊嫁他。伊疑他的心不真。他發了一個老大的誓。

過不多時，他說起一個不幸的障礙來了：他的父母，前一年，曾爲他買了一個替身，但是無論那一天，他有再被抽着的可能；想到了當兵這件事，他便懼怕到了

不得。這種懼怯，在番利茜丹看來是愛情的證據；伊自己的情意加倍了。伊趁黑夜從田莊裏逃出來，到了幽會之所，太奧多爾用他的迫切和堅持苦惱了她。

最後他揚言說，他要自己到縣裏去，去問一問清楚，而且總會有結果告訴伊，在下星期日十一句鐘到半夜的時候。

那約期到了的時候，伊急忙趕到伊情人那邊去。

伊只看見情人的一個朋友在那邊。

他告訴伊說，伊將永不能再見他了。因為要保護他自己不被徵去當兵，太奧多爾已經和一個很富的老婦人，都該的馬丹雷屋珊結婚了。

伊異乎常度的悲哀。伊把伊自己擲到地上，號叫，呼籲那好的『主』，獨自在田野中間躺着呻吟，直到日出東方。然後伊回到那田莊去，宣布伊要走開的意思，到了月底，清算了工錢，伊把伊少量的所得盡數裹在一條手帕子裏，就向邦德雷

凡克去了。

在一個旅館前，伊問一個戴寡婦帽的女人，那女人剛好要找一個廚娘。這個年輕的姑娘，對於廚下的事情是實在沒有什麼頭緒的，不過既然似乎伊自己是那麼願意而且所要求的又那麼少，馬丹與班末了就這樣說：

『那麼很好，我用你了！』

一刻鐘後，番利茜丹已經在伊家裏供職了。

起初伊是在一種恐怖的裏面生活，『這間屋子的格式』和『馬歇』的遺念，那是還在一切之上徘徊着的，都是恐怖的原因。保羅和菲基尼愛，一個七歲大，一個勉強四歲，在伊看來是兩個稀奇的寶貝；伊像馬一般，駝他們在背上，而馬丹與班禁止伊一刻不停地親他們的吻，使伊困苦的了不得。但伊是很快樂。周圍的寧靜空氣已經消化了伊的哀傷了。

每個星期四，幾個熟客總是不約而同的來玩一個「包斯東」。番利茜丹預備好了紙牌和脚爐。他們准八句鐘來到，玩到敲十一句鐘之前回去。

每個星期一的早晨，住在過道下面的那個擺冷攤的，把舊鐵器在地上陳設起來。然後，鎮中充滿了鬧哄哄的人聲，夾雜着馬的嘶聲，羊的啼聲，豚的嚎聲，和沿街上車輛的軋礫聲了。將及正午，當市潮漲到他的最高點了，一個老農人，高高的身材，便帽兒歪在腦後，和一個老鷹鼻子的，在大門口出現；這是洛班林，承租基福寨田地的佃農。一忽兒之後，李愛巴爾，承租都該田地的佃農，也來了，是一個矮短，紅面，壯碩的農人，穿一件灰色的衣服和一雙有刺馬釘的靴子。

兩個都拿一些野味或乳酪之類來見他們的地主太太。番利茜丹不時的和他們的狡猾針鋒相對起來，於是他們心裏充溢着繫戀她的情意而去了。

在不定的期間內，馬丹奧斑得瑪基·德·格雷蒙維哀的拜訪，這人是伊的

伯叔輩中的一個，曾因極卑鄙的淫行毀壞了自己，現在是在法萊絲靠一點點剩下的產業過活。他常是在早餐的時候踏進門來，攜一頭醜惡得可怕的狗，這狗的腳掌沾污了一切的器具。雖是他極力要做出一個上等人的樣子來，甚至於每說『我那先父』一句的時候必定要舉一舉帽子，然而習慣仍舊不離去他，一天到晚，還是一杯一杯不住的望肚子裏灌，並且時時忽發幾句下流的話語。番利茜丹就要恭恭敬敬的設法使他出去，說：『你喝够了，馬歇德·格雷蒙維安請下一次罷！』於是伊把門當着他關上了。

馬歇波累來的時候，伊高高興興的開門迎接。他本是一個律師，現在不做了。他的白色領帶，他的禿額，他的襯衫邊緣，他的寬大的棕色上衣。他的嗅鼻煙的姿勢，把臂膀灣成一個半圓形——他的全人格在伊心中，就像我們見了非常人物一樣，攪起一種侷蹙的不安。

他這人，自命是個拉丁學者，說起行政官，總是表示無窮的敬意的，平居也最怕犧牲自己的主張，而且，因為他經理着『馬丹的』財產，所以時常和伊在『馬歇的』書齋裏幾小時的關着門辦公。

因為要用一種動人的形式去教導孩子們，他送給他們一副雕刻的地理圖。圖中的雕琢表示着世界各地的風物——頭上戴羽毛的「恩塞羅坡非基」哩，(Anthropophagi 譯言「生番」)一個猴子搶去一個年輕女子哩，班圖沃在沙漠中哩，一個鯨魚中了標槍哩，等等。

保羅把這些雕刻講解給番利茜丹聽。其實，這便算番利茜丹的文事教育的全體了。

擔任孩子的教育的人是居友，一個在律師辦公室裏當差的窮鬼，出名生得一雙好看的手，而且是在鞋子底上磨刀的。

每逢天氣好，他們常常一早到基福寨的田莊去。這所田產座落在一個山麓旁，中央立着莊上的房舍；遠遠地，海洋臥着，像一條灰色的席子。

到了那邊，番利茜丹就要從伊的籃子裏拿出小片的肉來，他們就要在一間貼連牛奶房的屋子裏用早膳。那邊本來是有好多房子的，總稱做「娛樂屋」，現在祇剩了這用早膳的一間了。屋裏糊壁的紙已經破碎，一條條掛着在風裏抖顫。到那時，馬丹奧斑就要垂頭默坐，被伊的記憶佔住了；伊的兩個孩子看看伊不敢說話。

伊就要說：『你們不去玩耍？』於是他們奉了赦似的去了。

保羅走進穀倉裏，捕鳥，在池面上擲石片，或拿一根棒去打那些大桶子，發出鼓一般的回聲。

菲基尼愛跑去喂兔子，撲到在地上拾「青瓶子」（一種植物）；伊那急急地

動着的小腿掀出了小小的鑲邊襯裙在外面。

有一次秋季的黃昏時候，他們橫穿過牧場從田莊回來。

月兒還在上弦，彎彎地像一張弓，光照耀了一部分的天壁，一片薄霧像披肩一樣，披罩着都該的紆迴曲折所在的上面。羣牛躺在衰草地上，安靜地目迎這四個人經過。走到第三個牧場的時候，忽然有幾個站起來列成一個半圓的屏風，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不要怕！』番利茜丹說；伊口裏哼着一種哀悵的歌調，在最近一個的背上輕輕地拍了幾拍，他就轉過身子，其餘的仿效他，也都去了。但是當他們已經穿過第四個牧場的時候，他們忽聽得一個可怕的牛的吼聲。那吼的是一頭公牛，隱身在霧裏。他向着這兩個女人衝來。馬丹奧斑開始奔逃。——『不！不！不要這樣快！』——但是伊們只有加緊了步子，而且聽得一個很猛鼻息聲只管從後面近來。

了。他的蹄子打在牧地的弱草上像重鎚子一般；他簡直是在狂奔了——番利茜丹回身就地拔了兩把枯草根，向老牛的臉上擲去。他低了低頭，搖了搖角，並且發怒地抖顫着，放出可怕的叫聲。馬丹奧斑在牧場的盡頭，手攜着伊那兩個小的，急匆匆地向左右亂跑，要找一個可以越過這深溝的地點。番利茜丹在公牛的前面倒退，而且繼續擲草根泥塊，這使公牛目盲，而同時伊又喊：

『快快！』

馬丹奧斑爬下到了溝裏，拖了菲基尼愛下去，然後把保羅也拖下來，再爬那一岸的時候，幾次都爬不上去，很命用了勁，纔上了去。

這時那公牛，已經把番利茜丹逼到一個坍塌的柵門邊了；他口裏的白沫直噴到伊臉上；再一秒鐘他就要把伊撕裂了也未可知。她還來得及從兩根木條中間溜了出去，於是這大東西，吃了一驚，立定了。

這一番意外的驚恐，做了邦德雷凡克閒談的題目，有好幾年。番利茜丹可沒有一點驕傲的意思，她並且一點也不想到她這一次所幹的是英雄般的行徑。

伊的全部注意力是被菲基尼愛吸收着；因為自從那次一嚇之後，伊起了神經的病，馬歇蒲伯爾，那醫生，勸到德洛維安去洗海澡。

當那時候，凡有客人來都擋駕了。馬丹奧斑四處打聽，委託波累而且准備着，彷彿將有長途的旅行一樣。

伊的行裝，早一天已經用李愛巴爾的馬車裝出去了。第二天早晨，李愛巴爾帶來了兩匹馬，一匹的背上安放着一個女子用的鞍轡，鞍面子是天鵝絨的；那一匹的尾尻上，把一件外套捲得緊緊的代做了一種的座位。馬丹奧斑去那上面坐了，在他的後面。番利茜丹照管了菲基尼愛，保羅騎着馬歇萊沙布多阿爾的驢子，租借的條件是他們必須十二分留心照管。

那道路是這樣的壞，八籽的路程也走了兩個鐘頭纔到。路上的泥溝陷沒了馬的脛骨，馬兒因了拔起腳脛的努力，便把臀部突然很兇的搖撼了一下；否則他們便在泥窪裏打一個躡踵；又有一些時候，他們不得不跳躍一下。李愛巴爾的雄馬，時常正好好的走着，忽而又立定了，他卻耐煩地等候着；直到伊又開始向前進；在路上他議論那些有產業在這路畔的人們，並且把他自己的道德觀加進他們的歷史裏。例如在都該的中途，當他們從幾個被水芹花園着的窰洞下走過的時候，他就說，把肩膀一聳：

「那就是一個馬丹李沃賽住的地方，那個馬丹不去和一個少年結婚，伊倒去……」

以下的話番利茜丹却不曾聽見；馬兒快走了，驢兒奔馳了，他們已經在一條小路上魚貫而行了，一個轉灣，兩個村童露出來了，於是他們就在一個近在門檻

邊的肥料堆前下馬。

李愛巴爾媽媽，看見伊主母到來，歡迎的話不知從口內淌去了多少。她立刻辦了一個早餐，有牛肉排，碎雜，豬肉布丁，炸雞塊，陳年蘇打，嗒嗒菓，和白蘭地酒浸過的梅乾，一面陪侍，一面不住的頌揚，說太太近來精神比前更好，說小姐現在越發『出跳』了，說保羅少爺原來長到這麼高了，一面還不忘記說到他們那已經亡故的祖父祖母，這祖父母是他們所見過的，因為李愛巴爾一門是他家累代的老僕。像他們的人一樣，這數椽村舍也頗有一點古氣。屋頂的橫梁是蟲蛀的了。四壁是煙煤薰黑的了，那些窗子也受灰塵變做灰色了。一個橡木做的雜物櫥載了種種的日用器皿——大小的罐頭，碟子，錫碗，狼柙，羊毛剪，還有一支極大的水鎗使孩子們見了笑的。那三個稻場裏，也沒有一顆樹的根上不長菌，或枝枒中間不叢生寄生樹。其中有許多是曾被大風摧倒的。摧倒的着地又生了根，而且都又灣屈

在他們的果實的重負之下了那些茅草的屋頂望去像一片棕色的天鵝絨而且厚薄不一，抗拒了最猛烈的風雨；但是那個車棚卻已經坍敗。馬丹奧斑說伊總要想個法子，而且吩咐把馬的鞍荐依舊配好。

他們不再走半個多鐘頭，是不能到德洛維安的。這一個小小的旅行隊下馬渡過了亥古爾斯海灣；那里是有一塊峭拔的危岩高臨在衆船上面；三分鐘以後，在碼頭上，他們就走進大衛老姆姆的金羊客店的院子。

一開始，菲基尼愛就覺得身子健旺了一些，是更換了空氣和浴海的動作的效果。因為缺少一付浴衣，伊是穿了襯衫褲赴浴的；浴後，她的保姆替伊在一個海防軍住的小屋子裏穿上衣服，那屋子正被一般浴海的人使用着。

午後，他們騎了驢子越過黑石山，向漢乃克鄉而進，那條山徑起初在兩片像公園草地般的綠坡中間蜿蜒上升，終於出至一個高原之上，那邊是一片耕土一

片牧場交互間雜地攤着。路的旁邊，鳥不宿（一種葉角有刺的灌木）叢生於有刺的草莽中間；這里或那里，常有一二株高幹的枯樹用他的長臂向青天劃出屈曲。

他們幾乎常在一塊草地裏停留了休息，都鄉在他們的左，哈佛勒在他們的右，廣闊的海洋在他們的前面，海在太陽光裏極亮地反耀着，其平如鏡，而且是這樣的靜沒有一點波浪的聲音；看不見的麻雀啁啾叫着，而在一切之上，撒佈着那個無盡的天空。馬丹奧斑在地上坐着，做伊的縫事，菲基尼愛，在伊的身畔，編織蘆葦；番利茜丹撥拾着芬特香草的花；惟有保羅厭倦了，吵着要回家去。

有些時，既然坐了船渡過都該灣以後，他們沿着沙灘拾貝。潮水已退，星魚，海刺猬，水母等物都失了水，在高處擱淺着；孩子們跑來跑去捉那被風吹去的一塊一塊的海水泡沫。那些在睡眠中的浪花，跌落到沙上，都緣着沙灘破碎了；這景緻延長得比他們目力所能及的距離更遠，但是向陸地的一邊，卻被許多沙丘把他

隔離了馬賚，一片跑馬場形的曠野。當他們從那條路上回去的時候，德洛維安，在他依傍山腳的背景裏，跟着每一脚步的前進而增大，他的一切不整齊的房屋，又都像是在歡樂的擾擾中開花了。

當天氣過於炎熱的日子，他們不會離開他們的房間。眩耀的日光從外面把一條條的光柱從遮陽的孔隙中射進來。村裏沒有聲音。下面，邊路上，沒有一個人。那種普遍的沉寂，把景物的悠閑烘托了出來。遠遠裏的鞋匠的鎚子打他的鐵砧，而一陣懶懶的和風吹送瀝青的鼻味到他們的鼻官來。

主要的娛樂卻是看那些歸來的船。那些船，一經航過了港口的一些浮標，就轉向了。他們的帆落下了三分之一的桅竿，而且，把前帆膨脹到像氣球一樣，他們滴溜溜地推着微皺的波紋而來，直進港灣的腹部，在那里，鐵錨突然的下了水。於是那個船向碼頭靠近來了。水手們隔着欄杆把息息動着的魚擲過去；一列的車

子等候着他們（魚）頭戴棉布小帽的婦人們趕上前來拿那些籃，並且摟抱伊們的男人。

其中有一個，一天招呼了番利茜丹，伊不多時以後喜氣洋溢地回到寓所。她已經認了一個姊妹了；於是娜司泰西哀·巴蘭旦，雷耳路的馬丹，胸前懷着一個嬰兒，右手又攜着一個小孩，並且在伊的左邊，一個小小的船上茶房樣子的童子，兩手垂在大腿邊，一個水手的帽子歪在耳朵上，出現了。

半小時以後，馬丹奧斑打發伊回去。

從此以後，他們時常碰見他們在廚房的鄰近忽來忽往，或在他們散步的路上撞見他們。那女人的丈夫自己却不露面。

番利茜丹漸漸的非常喜歡他們了。她給他們買了一條被窩，幾付襯衫，還有一個爐子；顯然的他們是在算計伊。伊的弱點惹得馬丹奧斑生了氣，並且還有使

伊不高興的就是那個姪兒子（即茶房樣子的小童——譯者）的不客氣——因為他簡直喚伊的兒子『你』於是菲基尼愛既是咳着而且天氣已經變壞了，她就回到邦德雷凡克。

馬歇波累勸伊把孩子上學的事關心一下。他們以為在嘉延的那一個學校算是最好。於是保羅被送到那邊去，而且他很勇敢地向大家一一道了別，高高興興的，因為他聽說要住到一所房子去，那是有許多玩耍伴侶的。

馬丹奧斑決然離別了伊的兒子，因為那是不可避免的。菲基尼愛也是一點一點的把他忘懷了。番利茜丹尚追悔他的突然的嚷嚷。但是也有一個新情形來打斷伊的思緒了；從聖誕日起，伊每天送這小姑娘去上教堂裏的問答班了。

三

伊在門外下了一跪，（走進天主教堂所必須的儀式——譯者）隨即在那

巍巍然的大殿（借用原字 *Здание*，意即指教堂內信衆齊集聽講的大堂——譯者）下面，在那雙行的椅子中間，移步前進，揭開了馬丹奧斑的聽講椅，伊自己就了座，於是向伊的週圍瞻矚。

男孩子們在右邊，女孩子們在左邊，填滿了唱歌欄內的空座。神父靠近讀經案立着；「阿伯司」壇（教堂內宣講台右方之壇，此壇之前即唱歌欄——譯者）的一面彩色玻璃窗上，畫着聖靈迴翔於聖處女頭頂的形像；另一面窗上畫的是伊聽在童年的耶穌前面的樣子；而在神帷的後面，卻是一羣木雕的像，扮着聖·密却爾伏龍的故事。

一上來，神甫把神聖的歷史向他們略略的講了一遍。伊在幻想裏，宛然像親眼看見天堂，看見洪水，看見那拜貝爾的塔，看見很大的城鎮一齊着了火，看見整個的國度一個一個的滅亡，看見偶像全被推倒；於是伊，因了這樣一種迷惘的幻

覺，油然而生一種虔敬那「至高無上者」的威嚴和懼怕「他」的暴怒的心思。於是當伊敬聽到耶穌受苦難的故事，伊哭泣了。爲什麼他們要在十字架上釘死他，那個曾經愛護小孩子們，贍養賑濟大多數人，醫好盲子，而且抱了大慈悲的心，特要誕生於窮苦人家，一個馬棚的糞堆上的人呢？於是縫紉，收穫，榨酒，一切福音書中說起的慣熟的物事，到伊的生活裏合而爲一；而且他們都帶了聖潔的光彩，因爲曾有過上帝的手的點化，伊更愛山羊了，因爲愛那個「山羊」更愛鴿子了，因爲聖靈是鴿子。〔新約〕「聖靈像鴿子降在耶穌身上」——譯者〕

想像「他」的本身，伊覺得困難；因爲「他」不但是個鳥，並且也是火，而且有些時又是一個呼吸。或者，那黑夜裏在沼澤旁邊閃閃灼灼的就是「他」的光，推着雲頭來往的就是「他」的呼吸，使得鐘聲有悠揚之韻的就是「他」的聲音罷；伊坐着歡喜讚嘆，在四壁的冷清中和教堂的寂靜中自樂其樂了。

至於教義那些東西，伊一概不懂，並沒有求懂的願望。神父在宣講着，小孩們在背誦着，伊終於睡着了，而突然驚醒，當他們散出去時木底鞋在平石路上拍拍打着響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只靠着聽聽講，伊學習了問答的功課，宗教的教育是伊自幼就不會受到的；於是非基尼愛所做的習題伊統統模仿着做，做的時候伊斷食齋戒，而且和伊一塊兒懺悔，當「基督聖體節」〔Corpus Christi〕那一天，伊們合做一個祭壇。

第一回的聖餐禮早在先期的想望中把伊興奮起來了。伊愁了鞋子又愁花鬚圈，愁了書籍又愁手套。用了怎樣一個神經張皇的顫抖伊幫助伊的母親裝扮伊！

在法會內，自禮始至禮畢，伊是無刻不在痛苦中間的。馬歇波累給伊把唱歌

欄的一邊遮住了；但是正對着伊的前面，那一羣少女們，戴着白色花圈在他們半褪的面幕上的，彷彿是一片白雪的原野；而隔了那麼遠，伊早已從那比人特別細小的頸子和沉思的姿態，辨認出伊那可愛的小人兒了。鐘聲叮叮的發了響，一切的頭都低垂了；堂中寂靜了一會。然後鋼琴轟然大鳴，歌者和壇下信衆都唱起了 *Agnus Dei* 的詩曲；於是男童們的行列開始了，女童們也繼着站起了身子。一步一步，手掌合着，他們向着那燭光照得極炫耀的祭壇前進，跪在第一級階上，挨次領受了恩餐，仍舊照以前的秩序退入他們的座位。輪到菲基尼愛的時候，番利茜丹，低下了身子去看伊；而且用那種從真愛裏發出來的想像，伊覺得自己就是菲基尼愛了；伊自己的臉變成了菲基尼愛的，伊的衣服包被着伊的身體，伊的心在伊的胸前搏跳；像伊那種口將要張開，眼將要垂闔的狀態，伊幾乎暈倒了。

次日一清早伊自己投到〔教堂的〕聖房裏去請神甫給伊聖餐。伊一片誠心

地接受了這個，卻並不曾經驗到那同樣的狂喜。

馬丹與斑要把伊女兒造成一個完全的人；而居友既然不能教伊英文又不能教伊音樂，伊就決定送女兒進項弗魯的油爾秀利納寺院內的學校。

那孩子不表示反對。番利茜丹卻嘆息了，以為馬丹的恩情太薄了。然後伊又回轉想，或者伊的主母是不錯的。這些事是在伊的知識能力以外的。

到底，有一天，一輛舊的彈簧馬車在門前停住了，一個尼姑落下馬車，來拿小姐去了。番利茜丹把包裹等件放在車前馬夫坐的座子上，囑託馬夫好生照看着孩子，於是在車內座位下放進了六個蜜餞罐頭，一打梨子，還有一束紫羅蘭。

到最後的一刻菲基尼愛被一種悽愴的感情攬住了；伊摟抱住伊的母親，當伊的母親吻在伊的額上，反覆又反覆的說：

『好，好！放膽放膽！』

馬蹄已經舉起，馬車也走動了。

從那一霎時起，馬丹與斑纔有點不快活起來；於是黃昏時候一切伊的朋友，盧爾慕的一家，萊沙布多阿太太，羅希福衣愛家的太太們，馬歇烏貝維安和波累都出現來慰藉伊了。

離開伊的女兒，起初是很痛苦的。但是每星期三次伊接到伊的信，此外的日子伊寫信寄給伊，而且有時可以在園裏散步，有時可以略爲看一點書，這樣子，就把每天的空隙都填滿了。

番利茜丹每天早晨，習慣支配着伊，走進菲基尼愛的臥室，睜大了眼睛呆望着四座空壁。現在伊不能梳伊的頭髮，不能結伊的鞋帶，不能服侍伊上床，不能時時刻刻看見伊那美麗的面龐，並且不能在一同出去的時候挽着伊的手了，伊覺得悲傷。既然被逼得沒有事做，伊便想做花邊。伊那太拙劣的手指扭斷了線；伊什

麼事都不能小心在意的做了，伊不能睡覺，伊是，依伊自己的說法，『完了。』

爲的要慰藉自己，伊請求允許容納伊的姪兒維克多（按：此卽在海濱相識之『兩手垂在大腿邊，一個水手的帽子歪在耳朵上的，小小的船上茶房樣子的孩子。』——譯者）來玩耍。

他在星期日『彌撒』做過以後來了，兩頰紅着，胸膛敞着，身上帶着他所經過的野地的香。伊立刻排起桌子來。他們面對面地吃早餐；伊自己竭力的少吃，節省化費，卻把他裝得那樣的飽，以至他末了竟睡着了。晚禱的鐘第一下飛出聲響，伊就搖醒了他，刷他的袴腿，繫他的領帶，扶着他的臂膀向教堂裏走去，滿是母親的驕傲。

他的父母常常教他從伊那里弄出些東西來，不論是一包紅糖，或肥皂，白蘭地，有時便是錢，都好。他帶了他的衣服來叫伊縫補，伊接受下了，凡是能牽住他使

他常來的事情，總是歡迎的。

八月中，他的父親帶他同上一個在內海航行的船去了。

那是暑假期間。小孩們的回家慰藉了伊。但是保羅已經變為任性，而且菲基尼愛又已經太大，不能被稱為『您』了，這是一個障礙，一種相拒的力，在他們中間。

維克多輪流的到毛爾蘭到仲鳩爾到布里東去；每一趟回來的時候，送伊一件禮物。第一次，那禮物是一個貝殼製成的匣子；第二次，一個咖啡杯；第三次，一個極大的薑麵人兒。他的相貌也越發好了，生得一個很勻稱的身材，一抹薄薄的八字鬚，一雙誠實坦白的眼睛，還有一個小小的皮帽子，掀在他的後腦袋上，像一個領港人的樣子。他把夾雜着航海術語的故事講給伊聽，使伊歡喜。

星期一，七月十四，一八一九年，（伊永遠忘不了那個日子）維克多宣言說他得了一個長途海行的位置，兩天以後就要動身，趁盎弗洛的划子，去趕上他的

大帆船，那個船是快要從哈佛勒出口了。他這一去，說不定要兩年才回來。

預想着這樣長久的不在，番利茜丹覺得苦惱；於是在星期三晚上，候馬丹晚餐吃過以後，伊穿上伊那雙套鞋，穿過那隔離着邦德雷凡克和盎弗洛的四海里路程，再和他見一次面道別。

伊走到了那個「卡爾伐里」的時候，該向左轉卻向右轉了，於是迷失伊自己，在船塢中間，只是來回的亂轉。伊把那個擁擠着船隻的船槽繞了一轉，絆在纜纜上跌倒；於是覺得大地下沉了，火光在四處出現，伊想伊已經瘋了，因為伊看見天空有許多馬。

在碼頭盡處，尙有其他的許多馬，見海而驚，狂野地嘶叫着。一個舉重機舉起他們，放下去到一個船艙裏，那邊，旅客們在沙打箱兒、乳酪籃兒和米穀袋兒的中間，互相挨擠，推撞；伊聽見汽管亂鳴着，船長叱咤罵着；一個少年的茶房獨自倚在

「錨頭」〔船頭上扣錨的樑〕上一切不睬地立着，番利茜丹還沒有看準是他就喊道，「維克多」他猛然舉起他的頭；伊正在趕步向前，忽然那船上的跳板被抽去了。

那個划子，被口中歌唱的婦人們拖牽着，離了港岸了。划子的繩索格格の響，懶懶的浪頭撥刺撥刺的打着船頭。帆都轉過去了，伊再不能看出什麼人了，在這被月光染成銀色的洋面上，那個船變成一個漸漸小漸漸小的黑點，終於隱沒在晚色的中間去了。

番利茜丹，走過那個卡爾伐里，心裏要把那個伊所最愛的，付託給上帝；於是伊禱告了許久，立着，臉上淫淫的都是淚，舉起眼向雲端望。城市正睡眠着，海警察在岸灘梭巡；水不絕地奔過隄岸的缺處，放出潮鳴般的聲音。時鐘打着兩下。

尼院的會客室不到天明是不開的。而且遲延到這樣長久是一定要觸怒馬

丹的呀；於是，雖然伊渴望着去把那一個孩子也抱一抱，到底回家去了。伊走進邦德雷凡克的時候，客棧裏的僕役們都剛從睡夢中醒來。

那個可憐的小夥子竟就這樣的要在波濤裏許多個月的顛簸着過去了！他以前的幾趟出海不會使伊驚怕。從英國或是從布雷太涅，人是能回來的；但是美洲，那些殖民地，那些島——一切那些地方都不知在世界那一頭的什麼地方呵。

從此以後，番利茜丹一心只想着伊的姪兒。當陽光很盛的日子，伊苦口渴；當大風大雨時，又代他懼怕雷霆。當伊靜聽着風聲在煙囪裏吼響而掃盪過那屋頂的石板的時候，伊看見他正被一個同樣的狂風暴雨擒住，攀着一個斷裂了的桅檣的頂，全身浸在一片白沫下；否則——一種從地理刻圖上所得的印象的回憶——他是被生番吃了，在林中被猴子圍困了，或在一個沒有人烟的海岸上飢餓到要死了。伊這種着急的心思都放在肚裏，從不會對一個人說。

馬丹奧斑也自有伊關於伊的女兒的種種焦急的心思。善的姊妹們（指尼姑）說伊脾氣不好，人又嬌嫩。一點點不如意便使伊氣竭。鋼琴是學不成的了。

伊的母親勒定要寺院裏按期報告近况。一天早晨，送信的不來，伊急了，於是從伊的安樂椅邊走到窗前。當真這是最異乎尋常的！四天沒有消息了！

爲的是要伊看了伊的例而或者能感到慰安，番利茜丹對伊說：

『我是六個月都一點消息也不曾得到了，馬丹！』

『誰的，請你說？』

這女僕和婉地答道：

『哦呀，我那姪兒的罷了。』

『噫呀！你那姪兒！』於是馬丹奧斑又隨意走了幾步，帶着肩膀的一聳，那意思是說『我倒忘了他了。可是，我不管他一點兒什麼；一個小茶房，一個乞丐，一個』

好職業！至於我的女兒——只要想想！

番利茜丹雖然是在粗暴的待遇中長大來的，此時也不免對於馬丹含了怒意了，可是過一會便也忘了。伊覺得爲了小女孩兒的緣故而失了性，是極自然的事。

那兩個小孩在伊是一樣重要的；一條伊的心的帶，已經把他們束在一起，而且是必須經過同樣的運命之道的了。

藥鋪裏的人告訴她說維克多的船已經到了哈伐那了。他從報紙上看見過這個消息。

因爲雪茄烟，伊私自冥想，以爲哈伐那一定是一處地方那邊的人不做別事專會吃烟的了；於是伊想像維克多在黑種人和他們的烟草的濃霧生活了。

若在必須的時候，他能不能從旱道回來啊？那邊離邦德雷凡克有多遠啊？因

爲要問一個清楚，伊就去找馬歇波累。

他拿下他的萬國地圖來，然後先講解了一番經緯度的道理；看了番利茜丹那種愕然的樣子，他嘴邊獻出一個博學者的自負的微笑。末了，用他的鉛筆匣，他指着地圖上一塊黃色中的差不多看不清楚的一個黑點，說道：『在這里。』伊全身倚在地圖上；網也似密的五色的線把伊的眼弄迷昏了，卻是仍舊莫名其妙；等到波累問伊爲什麼，伊求他指出維克多所住的屋子給伊看。波累舉起他的雙臂，打了個噴嚏，大笑不止；這樣的『什麼話』興起他的快樂的情緒了，但是番利茜丹懂不得這緣故——伊巴不得在地圖上連伊姪兒的照相都能見一見纔好。

又是兩禮拜光景以後了，當李愛巴爾照常在上市的時候走進廚房來，他授給伊一封伊義兄弟寄來的信；因爲他們兩個都不認得字，伊只得去請主母念，

馬丹奧斑正在數着織物上的針數，伊放下了織物，拆開了信，驚一下，就低聲

帶一個搜求似的瞬視說：

「這封信裏說的事不大好呢。你那姪兒——」
他已經死了。這封信中只說了這一句話。

番利茜丹跌在一個椅子上，仰過頭去靠着板壁，闔了伊那雙忽然變紅的眼睛。於是伊兩手向兩旁垂着，呆呆地注視着地板，自言自語的反覆說：

「可憐的小夥子！可憐的小夥子！」

李愛巴爾向伊注視着，深深地嘆息。馬丹奧斑微微有些抖戰。伊替伊出主意，說伊應該去望望伊那德洛維安的義妹。

番利茜丹回答，用一個手勢，表明伊不想去。

大家默然相對。有價值的李愛巴爾知道他自己最好退出去。於是伊說：

「這在他們反正一樣。」

伊的頭垂了回來，本能地拿起工作檯上的編織用的長針，一次又一次。

女人們推着滿裝滴水來的亞麻布的手車經過天井裏。伊從窗子裏向他們窺看着，記起了伊那洗濯的衣物了；前天已經把他們浸在那里，今天非把他們絞出來不可；伊就離了那房間。

伊的板和伊的桶都在多該河邊，伊把一堆襯衫擲在岸灘上，捲起雙袖，拿起伊的擣衣杵；伊所揮的堅決的杵聲是在鄰近各個花園中都聽得到的。四野是空虛着，和風在河的水面微微生波，在河底，長的草搖曳着，像飄在水裏的死人的頭髮。伊忍住伊的悲傷直至晚上，都很勇敢；但是，一到伊的臥室裏，可支不持了，伊平伏在床上，把臉埋在枕頭裏，兩個筋攣的手按在太陽穴上。

許久以後伊纔從船長那里聽到維克多的死狀。他在患黃熱病的時候，被醫院裏放血太放多了。四個醫生同時設法挽救他。他卻立刻死了，於是那爲首的醫

生說：

「罷！又是一個！」

他的父母往常待他很不好。伊情願永不再見他們了，而他們卻也不會再來，大概或是忘記了，或是那些窮人已經不像從前的能幹了的緣故。

菲基尼愛又軟弱了一些。胸膛的凹陷，咳嗽，常常的發熱，和兩頰的焦紅，指出伊的病根已經深了。蒲伯爾先生勸他們到伯勞文西去游歷。馬丹奧斑卻自己打定一個主意，若不是因為那種雷凡克的空氣不好，伊是早要把伊的女兒立刻接到家裏來的。

伊和一個馬車行講定，叫每星期四驅車送伊到寺院去一次。園子裏有一個壇，從壇上可以望見奢納河。菲基尼愛倚了母親的臂膊在那里穿過萎黃將落的葡萄葉下，徐徐散步。有些時候太陽光從雲裏迸裂出來使伊瞬目，而伊正注目望

着遠方的帆片或那伸張在唐克爾村和哈夫勒燈塔之間的一片平陸。然後他們到園子的亭中去休息。她的母親帶得一小瓶馬拉茄，〔酒名——譯者〕而且，嘲笑那種說酒令人亂的人的話，伊只喝去兩個手指，〔按此是言瓶中酒平面的高低——譯者〕永不再多。

伊的體力恢復了。一個秋季舒舒服服的過去。番利茜丹極力的鼓舞馬丹奧班教伊放心。但是，一天傍晚，正當伊在鄰近做一件事的時候，忽見馬歇蒲伯爾的小馬車歇在門口，他也在廊前站着。馬丹奧班正在結束伊的帽子。

『把我的「脚煖」——一種發熱器爲煖足之用，其效用與中國脚爐同——譯者』我的錢袋我的手套拿來；快快！

菲基尼愛的肺已然發炎了；或者就是要命的呢。

『還不至此！』醫生說；他們兩個就一齊進了車廂，在旋舞着的雪片中。天差

不多黑了，天氣很冷。

番利茜丹跑到教堂裏，點起一支蠟燭，然後伊去追那馬車，一個鐘頭以後追上了，就輕輕地躡附了上去，手攀着皮帶，心裏却忽然地想：『院子的門沒關啊！假如偷兒進來呢！』於是伊又爬下來。

第二日黎明，伊走到醫生的家裏去探問。他已經回來過而且已經又去了。於是伊留在寓裏，心裏想有人會給伊送個信來的。末後，在太陽出來的時候，伊去趕『理修』功課。

尼院立在一條陡峻的甬道底。將要走到甬道的一半的時候，伊聽見了詫異的聲音，一個喪鐘的悲嘆。

『那是別人的，』番利茜丹想；伊就猛烈地打那門環。過了幾分鐘，伊聽見裏面有拖鞋的步聲，門一半的開了，一個尼姑露出身子。

帶着一種痛恨歎息的面容，那「善的姊」說：『伊正是剛纔去世了。』同時聖雷昂那爾的喪鐘也用加倍的勁兒鳴起來。

番利茜丹走上第二層樓面。從門口伊看見菲基尼愛仰面直挺挺的躺著，雙手緊握，口開着，伊的頭，微微向後，在一個黑十字架下，這架是掛在兩幅白亞麻布幕上的，布的白還不如伊的臉的白。馬丹奧斑坐在小床的腳下，兩個手臂環抱著床脚，伊在悲痛中，歇斯迭里狀態地嗚咽的哭。三枝蠟燭在衣筒上垂落一行行的紅淚，朝晨的霧氣弄白了窗上的玻璃片。幾個尼姑扶了馬丹奧斑離開。

有兩夜工夫番利茜丹不曾離開那死的女孩子。伊重覆地說一回同樣的禱告，在「雪單」一種蓋在床上的布——譯者上洒一回聖水，又回到伊的座上，注目向伊看着。當第二個通宵的末了，伊看出那龐兒已經變黃了；唇兒變青了，鼻子聳縮了起來，眼珠陷落了。她吻了他們幾遍，而且如果菲基尼愛把他們（指眼睛

——譯者——張開了，伊也不會大受驚嚇的；在伊那時的心理看來，非常情的正是十分不稀奇的。伊穿好伊的衣服，裹伊在伊那「雪單」裏，放伊進伊的棺材，放一個花圈在伊頭上，而且分散了伊的頭髮。那是細而亮的頭髮。而且就伊的年紀而論，這髮已是少見的長了。番利茜丹截下很厚的一綵來，把一半塞進貼肉的胸前，決心永遠不和他分離。

屍身被運到了邦德雷凡克來，是照了馬丹奧斑的意志辦的，伊在一輛有遮蔽的馬車裏跟着柩車。

彌撒以後，還要化他們三刻鐘走到墓地。保羅步行在行列的當頭，泣着。馬歇波累在他後面，以下挨着一班市中主要些的人物，一班裹在黑外套裏的婦人，然後是番利茜丹。伊心裏想着伊的姪兒，而且因為伊不會能夠也交付他這最後的一番光彩，伊的悲痛加倍了，彷彿是正在和那一個一齊落窆一樣。

馬丹奧班的絕望是超過一切邊際的最初伊叛離上帝說「他」不公平因爲「他」奪去伊的女兒——伊那從來不曾做過錯事的女兒，而且伊的良心又是那樣的純潔！可是且慢！伊早該送伊到南方去呀。旁的醫生或者能救活伊呀。伊責罵自己了，祈求着要和伊一道兒去。而且在睡夢的中間，也屢屢哀痛地號叫着。有一次那夢境特別的使伊困窘。伊的丈夫，穿得像一個水手的樣子，從遠道的航行回來，泣着，告訴伊說，他是受了命令要來取菲基尼愛去的。隨即，他們一夥兒計議到那里去找一所藏匿的地方。

有一次伊從園裏回來，也完全的神喪了。剛纔，（她指着那地點說）父和女又一個一個的在伊前面出現，只是怔怔的對伊望着。

有好幾個月伊只是留着在伊的臥室裏，恍恫迷惑地。番利茜丹婉轉地埋怨伊；伊是必須爲伊兒子保養自己的，並且爲了紀念着「伊」的緣故，也必須爲了他

而自己小心些的。

『爲了伊？』馬丹奧斑如夢方醒地重覆說着。『啊，是了！是了！你不要忘記了伊！』——這是一句對於那墓地的隱語，伊所曾被懷疑地禁止着說起的。

番利茜丹每天到那邊去。準準的一到四句鐘，伊穿過那些房屋，升上那個小山，曳開了門，走進菲基尼愛的墳墓。一支桃紅色雲石的墓碑直豎着，鵝卵石在下面砌着，鏈子在四面環繞，把一個小小的花園圍抱着。片片的花的茵褥遮蓋了那些壇基。伊灌溉他們的葉，更換花下的肥土，伊跪着舒舒服服的挖掘。馬丹奧斑當伊能來的時候來看了，也感着一種放心的感覺，容貌上便安慰了許多。

然後又是好幾年過去了，年年都一樣，也沒有什麼意外的事，除開那幾個大時節：復活祭，升天期，衆神節，週而復始的輪流着。唯有幾件事略略點綴些，那是他們作爲閒談資料的。例如，一八二五年，兩個漆匠來髹漆廊前的石柱；一八二

七年，一部分的屋頂，坍塌在院子裏，幾乎壓死一個人。一八二八年夏，輪着馬丹上獻神聖麵包的一年。大約在那時候，波累忽然很古怪地不見了；其餘的老相好們也一個一個的離開這世界了：居友、李愛巴爾、萊沙布多阿太太、羅白郎，和那早就瘋癱了的格雷蒙維安伯伯。

一夜，郵車的馭者在邦德雷凡克宣佈了「七月革命」的消息。過幾天，一個新官也派將來了，就是那在美國做過領事的，家裏除夫人而外還有一位帶着三個妙齡小姐的阿姨的，拉宋尼埃爾男爵。他們在自己院子裏可以看見他們，穿着飄飄然的外氅；還帶一個黑奴和一頭鸚鵡。馬丹與斑曾受了他們的一次拜訪，伊也不會忘了去回拜。一等他們走到視線以內來，番利茜丹便疾忙去報告伊了。但是能喚起伊的情緒的，却只有一件東西，就是從伊兒子那里寄來的那些信。

他不論什麼事業總不能做，因為他的全心靈被酒店吸住着。伊代他還了債；

他又借了新的了，於是馬丹奧斑的嘆聲，當伊坐在窗間縫紉的時候，一聲聲的達到那在廚房內轉着紡車的番利茜丹的耳朵裏。

他們常沿着園週圍的灌木矮籬笆一同散步，而且常常講起菲基尼愛，懸猜着怎樣怎樣的物事或者能使伊歡喜，或當這個那個時候，伊或者要說怎樣的話。

一切伊那些小小的所有物都在那間擺着兩張小床的房裏佔據一個壁櫥。馬丹奧斑任他擱着，不忍去檢看。但是一個夏天，飛蛾從櫥裏出來，伊不得不去一看了。

那些衣服，一字兒的掛在一個衣架下，架上面放的是三個玩偶，好幾個圈兒，一付茶具，和一個伊常用的碗。其餘以胸搭，長襪，手帕，他們也都搬出來，重新又折疊好如前，就擱在那兩個床上。太陽照亮了這些瑣屑的物件，顯出他們上面的斑跡，和被身體揉擦起的皺痕。空氣是和緩而且清明的，一個喜鵲噪着，一切似乎都

在一種深刻的寧靜中生活着。他們尋出一頂長鋒氈面的小紗羅帽兒來，是栗色的，却被蛾子剝蝕得不成樣子了。番利茜丹要討來給自己做紀念。他們的眼光相遇，眶中充滿着淚水了；末了，女主人伸開伊的兩臂，女僕自己投身到伊懷中，他們擁抱了，在一個使伊們主僕平等的接吻中間，他們各自把胸中的悲苦儘量一洩。這是伊們有生以來第一次，馬丹奧斑不是凜然的了。番利茜丹像受了恩惠似的心中感激，從此以後，伊愛伊用一種像畜生的獻身和一種宗教式的崇敬。

伊的慈悲心發展起來了。每聽得街上走過的軍隊的鼓聲，伊就拿一瓶沙打水去立在門前，讓那些兵士們喝一點解渴。伊看護害了虎列拉的病人。伊保護那些波蘭人，其中有一個竟宣言說要和伊結婚。但這件事中變了；因為一天早晨，伊從祈禱回來，看見他在伊廚房裏，那個所在是已經被他摸熟了，正弄着一碟子生菜，一個人偷偷的吃着呢。

繼那個波蘭人以後來的是拜勒·苛爾米西，一個老人，人說他當一八九三年的時候會幹過可怕的事的。他宿在河灘的一個坍塌的豬棚裏。頑童從牆隙裏瞪眼對他看，而且擲石子到他的床上，他呢，長髮蓬蓬然，兩眼噴血也似的紅，臂上掛着一個比他頭顱還要大些的肉瘤，不絕地被加答兒咳嗽所震撼，在床上躺着。伊替他弄衣裳穿，試着清除他的窩場，而且妄想怎樣可以不擾亂馬丹而把他遷入烘焙室纜好。肉瘤破了，她每天替他墊裹，有時帶些餅來給他，扶他到太陽地裏臥在一束稻草上；於是這可憐的老人，癱瘓而且不潔，用他微弱的聲音謝伊，惟恐失了伊，一見伊要走開的時候，哀求似的伸出兩個手來向伊。他死了；她做了一個「彌撒」安頓他的靈魂。

就在那一天，伊碰着了一個好運氣：正當早飯的時候，馬丹特·拉宋尼埃爾的黑奴來了，籠裏提着鸚鵡，鸚鵡的樑，的鏈，的鎖，都帶着。那男爵夫人帶給馬丹與

斑的條子上說，伊的丈夫已經升遷了縣令，這一晚上他們要動身走了；這個鸚鵡是作爲表示敬意的紀念物的，求伊賞收了罷。

本來已經有長久，他（指鸚鵡，下同——譯者）佔據着番利茜丹的想像了，因爲他是從美國來的；而且因爲這一個字使伊想起了維克多，所以他曾對那個黑奴問起他。有一次他曾那樣說：

『馬丹若得他，不知要怎樣歡喜哩！』

黑奴回去把這幾句話對他主母說了，這回伊既不能帶他去，就把他這樣送掉了。

四

他的名字（指鸚鵡，下同——譯者）叫做羅羅。他的身體是綠的，翅膀的梢頭是淺紅色的，前額是藍的，還有一個喉頭是金色的。

可是他有一個嚼他的梁木的討厭的習慣，他拔出他的羽毛來，他撒開骯髒的東西來，而且從他的浴盆中攪起水來濺壞了一切東西。馬丹與斑不喜歡他，到底把他給了番利茜丹。

伊就開始教訓他；不多時，『可愛的人兒呀！是你的僕役哩，先生瑪理呀，我對你行禮罷！』這類話都會說了。

他的地位是靠近門的，許多人見他不肯答應那『佳哥』(Jaquet)的名字。而一切鸚鵡卻都叫做『佳哥』，他們便都大驚小怪。他們比他作一隻火雞，一段木頭；番利茜丹的對頭真不少呀！就是羅羅也執拗得古怪，一見有人看着他，便一句話也不肯說。

雖然，他也是喜歡夥伴的；因為到星期日，羅希福衣愛家的奶奶們，馬歇烏貝維安，和幾個新朋友——藥店主人盎弗洛哀，伐朗先生，和船長馬底烏——來玩

他們的紙牌戲的時候，他就要用翅膀拍擊窗子，而且做出那樣可怕的聲音，甚至於使他們對面說話聽不見。

顯然的，馬歇波累的臉相在他看來覺得是非常的可笑。所以一見了他，他就耍笑，拼命的笑。他的銳利的聲音在院子裏高笑着，回聲格格然，連鄰舍們都被引來和他一齊笑；於是馬歇波累要避過鸚鵡的眼，只得把帽子掩了面孔，緣着牆壁溜過去，直到河邊纔止；然後他再從園門進去走到裏邊；因此，他有時把鸚鵡看幾眼，那眼光中是缺乏善意的。

羅羅曾受了屠場的夫役的一下打，因為他趁他不防備時把頭伸到他的籃裏去；此後他見不得他，一見就想隔衣衫去啄他一口。那夫役法比便粧作要絞斷他的頸子的樣子去嚇他。法比是臂上印着花紋，額下長着濃鬚的，然而他卻不是殘忍的人。差遠着哩！他還着實喜歡那個鸚鵡哩；他甚至於那樣的歡喜他，所以當

他高興的時候，他還教他學幾句賭咒的話哩。番利茜丹見了這種新樣子，嚇怕了，把他放在廚房裏。他的鏈子也卸去了，他在屋裏繞圈兒飛着。

他下梯子的時候，把他那鈎形的喙放在梯級上，於是舉起他的左爪又舉起他的右爪；伊又怕了，怕這種體操要使他頭眩。他病了，他不能言語也不能吃；原來他的舌頭下面有一點腫脹，正像母雞們有時害的毛病一樣。伊用伊的指甲刮去這腫脹把他醫好了，有一天，馬歇保羅很不仁慈地噴一口雪茄的煙氣在他面上；又有一天馬丹羅爾慕用陽傘的尖頭欺侮他，他咬住了那金箍。

末了，他自己失蹤了。伊把他放在草地上，讓他呼吸一點新鮮空氣，隨即暫時的離開一刻；但伊回來時，鸚鵡沒有了！起初，伊在叢莽中，河邊上，屋頂上，去尋他，不睬伊主母那樣的喊伊：『小心點！你瘋了！』然後，伊到邦德雷凡克所有的花園中去踏勘，逢人便問：『你不曾在那里看見我的鸚鵡罷，你不曾！』逢着那些不會見

過伊的鸚鵡的，伊便描寫給他們聽。突然的，伊恍若覺得有一個青的東西在山腳下的磨坊背後來往飛着。但是伊走到山頂的時候，什麼也都沒有了一個脚夫敢擔保說他不長久曾在聖·梅蘭涅地方梅勒·西蒙的鋪子裏看見過他。伊疾忙趕到那邊。他們不知道伊說的是什麼。到後來伊回來，筋疲力竭，伊的鞋子已經走穿，伊的心裏住下了死了；於是，坐倒在長椅子上，在馬丹的旁邊，伊正在訴說伊一切所做過的事的時候，一個輕輕的東西忽的落在伊肩上——羅羅呀！這亡人，他幹了些什麼去來的？或者他是到鄰近去散了一回步呢！

伊身子一時恢復不過來，或不如說，伊永遠不能恢復了。

因為着了涼的結果，伊發起喉痛症來；不久以後，變了頭風。三年以後，伊聾了；伊很響的講話，即使在教堂裏面。雖然伊一生的罪過可以在隨便那一個教堂區域的隨便那一塊大聲宣布而不至於內使伊自己慚愧外使得社會不方便，神甫

先生卻以爲聽她的懺悔到底是只在聖房裏面的好。

戲弄的喧鬧聲把伊的感亂造作完全了，伊的主母每每要對伊說：『Mon

Dieu！你何其蠢呀！』伊總答道：『是呀，馬丹，』說着，旋身四顧，找一些什麼東西。

伊那本來就是很狹小的意識的範圍更受了一度的收縮，於是那鐘聲的幽韻，和牲畜的鳴嘯，不再存在了。一切活的東西都鬼一般地默着做他們的工作。現在只有一個聲音到得伊的耳朵裏，鸚鵡的聲音。

好像是有意替伊解悶，他學做出轉串者的「滴答」的聲音，魚鷹兒的尖嘯聲，和對門住着的木匠的鋸聲；當門鈴發聲的時候，他就學着馬丹奧斑叫道：『番利茜丹！開門！開門！』

他們常相扯談，他一次又一次地背誦他那庫藏中所有的三句話，伊也用上氣不接下氣的字眼答他，雖然語意已經不大連貫了，卻倒是傾吐着她的心的。在

伊這種孤另的地位中，羅羅差不多是一個兒子，一個情人了。他攀登伊的手指，銜噬伊的嘴唇，吊在伊的頭巾上；而當伊像奶媽樣的搖着頭向前偃偻着身子的時候，伊帽子上的兩個大翼和鳥的兩個翅膀一齊旗旛樣的招展。

每當烏雲有雷的時候，他便極聲銳叫了，說不定他是在回憶着他故鄉森林中的烈風雨罷。雨點的撲簌簌的打擊，把他興奮得要瘋狂；他就要像狂人般的在滿屋子裏騰飛，撲擲在天花板上，撥翻一切東西，穿窗子出去到花園裏出性子飛跳；但他是馬上會回來的，回來停坐在架子上，而且當他來往飛着晾乾他的羽毛的時候，有時會露出他的尾巴，有時露出一個背脊。

一天早晨，在一八三七年的可怕的嚴冬季內，伊因為冷，所以放他在爐火前面，卻見他在籠的中央死去了，頭倒垂着，爪在鐵柵的條子上掛留着。他是犯了血冒暈死的，一看就曉得。伊卻相信他是被洋芹菜毒死的，而且雖然一點憑據都沒

有，把伊的疑心落到法比身上。

伊那樣傷心的哭，於是逼得伊的主母這樣對她說：

『是罷，把他剝製了罷！』

她去請那藥鋪主人的教，那人一向是待這鸚鵡很好的。他寫信到哈夫勒去。一個叫做什麼番拉休的，擔承了這件工作；偏那送信的馬車又是有時要失落信件的，伊就決意自己送那信到盎弗洛。

沒有葉子的蘋果樹一接一的連續着在沿路上。溝渠都被冰蓋住了。狗兒繞着村農亂吠；伊把一雙手縮在外套下面，穿着那雙小的黑色木屐，提着伊的籃子，在路中央急速地向前走。

伊穿過了那座森林，取道奧·謝納走到了聖·駭帝盎。

一陣灰塵起處，一輛郵政馬車在伊後面弩箭似的衝下那陡峻的山坡來。看

見一個婦人在路中走，而且並不避讓，那趕車的在車蓋上面站起來了，車前的副手也發喊起來了，但那四匹馬，他已經收勒不及的了，加速度地向前駛着；前列的馬掠過伊的身體，他奮力把韁繩一振，強拉他們向溝渠一邊去了，但是盛怒之下，卻揚起他的臂膀，正當他們飛驅過去的時候，他揮他那長鞭，夾腰連髮地鞭了伊一下，所用的力是這樣大，伊仰面倒下了。

伊神志回復後的第一個姿勢便是揭開伊的籃子；運氣還好，羅羅無恙。伊覺得右頰骨上有一種針刺似的感覺；把兩手去摸着看時，滿手是紅的了；血還在淌着呢。

伊去在一堆石上坐了，把手帕子浸乾了伊的臉，於是把籃裏那出自一種小心的意思而安放着一塊麵包吃了一個頂，（麵包頂上的焦黃色硬殼——譯者）而把凝視於那個死鳥去安慰伊的傷痛。

當伊走到厄凱門維安的頂巔的時候，伊看見盎弗洛的燈火已經像繁星一般的在昏黑中閃灼了；再遠些，便是那海水模糊的在遠處偃臥着。那時伊心中忽然一酸；於是伊那幼年時的苦况，伊那第一次戀愛的失望，伊姪兒的離別，菲基尼愛的死，立時間一齊湧到伊心上來，像進潮時的濤浪一般，而且上湧到伊的喉頭，伊氣息咽塞了。

然後伊決定去把這包裹託給船長；伊也不告訴他所寄的是什麼東西，但勸着他定要他盡最大的小心。

番拉休把這鸚鵡擱置了長久。他老是答應伊下一個星期；卻是六個月之後他纔通知說一個箱子已經寄出了，但從此以後可又什麼消息都沒有了。她開始相信羅羅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這一定是他們偷了我的了！』她想。

他畢竟到了，樣子很華麗，直立在一根樹枝上面，那樹枝是用螺旋固定在一

個桃花心木的座子上的；他把一個爪舉在空中，頭側成一個角度，嚼着一個果殼，那個，從那製型者的好華麗的心思，上面鍍着金。

伊把他關閉在自己的臥室裏。

那個地方，伊是不大許人進去的，是同時像一個教堂又像一個雜貨鋪子，裏面包羅着那麼許多的宗教物品和種種器件。

一個高大的衣筒使那門很難開關。對着那扇下臨花園的窗是一扇豎臨着院子的圓窗。一個桌子，在臥榻的旁邊，上面有一個水杓子，兩把梳，和一個破碟子，裏面放着一塊青色肥皂。四壁上有的是念珠，紀念牌，數張「祝福的聖處女」一個科科果殼所製的聖水盂；在那書案上，有一塊布鋪着，形狀像一個祭壇，一把噴壺，一個球，幾本練習簿，還有那維克多所贈的貝殼製的匣子，保羅玩過的雕刻地理圖，和一雙靴子，都擺着；而用一條緞帶掛在鏡上的，卻是那個小小的羅紗帽兒！

眞的，番利茜丹遵守這種表示崇敬的形式到這樣程度，甚至於連『馬歇』所遺的外套伊還討取一條收着呢。此外，凡是馬丹奧斑不要了的東西，伊都收到伊的屋裏去。譬如那書案上的人工花卉，和那圓窗洞裏供着的孔德·達多亞的像，就是那樣來的。

用一個架子，羅羅是被陳設着在穿進房間來的一部分的煙囪的架上。每天早晨，伊一醒過來，就在黎明的晦弱的光線中看見了他，就此記起了那些已往的日子了，伊也不愁怨，只是寧靜地回憶着，那怕最瑣細的事，也纖毫沒有遺漏地反照到心上。

伊既然和不論什麼人都沒有來往的，所以伊簡直是夜遊子，「睡夢中起來遊行的人——譯者」般的生活着。「基督聖體節」的儀式使伊復活一下。伊又在鄰人們中間來來往往，乞取殘燭和稻草席子去裝飾那立在街道中間的祭壇了。

在教堂裏的時候，伊專一向那「聖靈」〔天主教堂中的聖靈的塑像，按聖經「聖靈像鴿子」一句話而作鳥形的——譯者〕凝視，覺得「他」頗有一些像伊的鸚鵡的地方。那個相像處在伊看來，在一幅愛斯賓那爾所作的我們的「主」受說的圖像中所畫的那個，尤其顯著。「他」那紫色的兩個翅膀和「他」那寶石裝飾的身體，簡直就是羅羅的肖像。

買了那畫兒來以後，伊供在原來放孔德·達多亞的地方，好教伊一眼瞥去同時把他們一齊看見了。他們在伊的思想裏面是相聯着的，那鸚鵡是神聖化了的，因為有了和「聖靈」的關係，而那個呢，在伊眼裏也轉而更有活氣更可知解了。「父親」〔指上帝——譯者〕要宣布「他」的來到，總不會選派一個鴿子來的，因為那種鳥不會說話，所以派的大概還是羅羅的一個祖先。於是番利茜丹把眼注射着那圖像禱告，卻時時轉盼着那個鳥。

伊渴慕着要去加入童貞女兒的班裏。馬丹奧斑勸阻住了伊。一件算得很重要的事來了：保羅的結婚。

當了一回錄事官手下的書記，又進了一回商界，然後進一回稅關，做一回抽稅人，甚至於連河工森林等事情裏面也去鑽謀過位置以後，突然的，當三十六歲的年紀，好像受上天的啓示一樣，他發現了他的事業了——註冊局的辦公；他在局裏顯出了那樣非常的才幹，所以局內的一個官員竟把女兒許了他，並且答應提拔他的前程。

保羅，已經變成一個精幹的人了，就帶伊來見他的母親。

伊冷笑邦德雷凡克的風俗，架子排得十足，刺傷了番利茜丹的感情。伊去了以後馬丹奧斑呼吸都得了自由。

下一星期，他們接到了馬歇波累死在羅威爾，布蘭泰隱的信息。所有的傳言

都說他是自殺的，後來果然證實了，於是頗有些人懷疑他生前做人不忠實。馬丹與斑去查一查他的帳，於是他的卑劣行爲的全史立刻披露了：他曾經乾沒租金，冒售樹木，收支開過花帳，等等。還不止此呢，他有一個私生兒，『在都秀里地方和某某有過暗昧的關係。』

這個卑鄙行爲使伊傷心到了極點。三月，一八五三年，伊胸口起了疼痛；伊的舌頭上像鍍了一層煙煤似的，醫藥都緩和不來這病勢，於是到第九天的傍晚，伊把最後的一口氣也吐出了，享年七十二歲。伊是被人家估量得還要年輕些的，因了伊那褐色的頭髮，那髮上的有光彩的髮環，繞着伊那淡黃色的，有痘癩的臉。惋惜伊的朋友卻很少，因爲伊的態度裏帶着使人自然疎遠的傲慢。

番利茜丹哭伊的那樣悲哀，是僕役哭主人所少有的。伊萬不相信馬丹竟會比伊先死，這在伊真是反乎物理之常，是不可思議，是怪異的。

十天以後，（那是從卑散嵩趕來所必須的時間）兒子和媳婦到了。那媳婦把所有的抽屜沒一個不翻到，把那些家具雜物，要的揀了，不要的賣了，事畢，兩口兒回到註冊局去了。

馬丹的安樂椅，伊那小桌子，伊那脚煖，那八把桃花心木的椅子都沒有了！那些原來掛着雕刻的所在，只剩一個個方的黃印兒在牆上了。他們把那兩個小床連被褥都搬了去，而且壁箚中所有的菲基尼愛的遺物，一件都不賸了。番利茜丹走上樓梯去，帶了悲傷躲着。

第二天，門上掛了一個牌子；藥鋪的東家來喊到伊耳朵裏說這房子要出賣了。

伊打了個踉蹌，站不住，只得坐下了。

第一件使伊難過的事，便是離開伊的房，那個房對於可憐的羅羅是那樣的

便利。包圍他（鸚鵡——譯者）在一個苦悶的瞬視中間，伊向那「聖靈」禱告，而且採用伊那種跪在鸚鵡面前說禱詞的崇拜偶像的習慣。有時，太陽光從圓窗洞裏流進來，射着他的琉璃的眼，使他閃出一道輝灼的光線，她便驚喜雀躍起來。

她有一筆三百八十法郎的養老金，是伊的主母贈給伊的。花園把蔬菜供給伊。講到衣服，伊所有的，足夠穿到伊老死了，伊又節省了買光亮的錢，用一到晚就去睡覺的法子。

伊平常總不出門，免得碰見那些舊貨鋪，在那邊，有幾件主人家舊日的傢具是擱着等主顧。自從伊患了昏暈病以來，一條腿又不靈動了，而因為伊已經動彈不得，西蒙媽媽，做雜貨生意失敗了的，就每天早晨來替伊劈柴打水。

伊的眼睛也來不得了。盲了的永遠再開不開。又過了幾年。那間屋子倒也不會出租不會賣去。

番利茜丹不去請他們修理，恐怕他們趕伊出去。屋頂的梁木腐爛了，整整的一個冬天裏，伊的枕頭老是溼着的。復活節以後伊咯血了。

於是西蒙去請了一個醫生來。番利茜丹要知道伊害的是什麼病，但是伊既然太聾了，只有一個字到得伊的耳朵裏面：『肺炎。』那個字伊倒是熟悉的，於是伊柔軟地說：『啊！和馬丹一樣！』跟隨伊的主母，在伊想來是十分自然的事。

街上繫起祭壇的時候又近來了。第一個是繫在山脚下的，第二個是在郵政局前面的，第三個大約要繫在街道中段的某處。對於那最後一個的地點，大家有不少吩咐的爭競，後來到底由教區中掌權的人們擇定了馬丹奧斑的場子。

體熱和失神增加了。番利茜丹很絕望，因為伊什麼也不會替那祭壇做得。伊若只要能够放一些什麼東西在他上面哪！於是伊想到了那個鸚鵡。鄰舍們反對說，那不是一件適宜的東西。但是神甫卻准許了；伊歡喜到極點，因而懇求他受了

羅羅，伊的唯一寶貝，當伊死了以後。

從星期二到星期六，基督聖體節的前一日，伊的咳嗽漸漸沉重了。到晚上，伊的臉起了筋攣，伊的嘴唇緊縮在牙牀肉上，嘔吐開始了；到了第二天黎明，伊自己覺得很不好，命人喚一個牧師來。

當彌留的時候，三個仁慈的婦女環繞着伊。於是伊宣言說伊是一定要和方法比說幾句話的。

他穿着他的星期日的衣服來了，在那樣淒慘的空氣內有點侷促不安。

『請饒恕我罷，』伊說，掙扎着伸出伊的臂膀來；『我一向以為是你殺了他呢。』

這些混話，是什麼意思？疑心他謀殺人，一個像他那樣的人！他不禁惱了，幾乎要鬧出一番活劇來。

「你不看見伊的是發昏得利害麼？」

番利茜丹時時和鬼魅講話。那些好的女人們去了。西蒙吃伊的早飯。稍過一刻，伊拿了羅羅，而且執着他近番利茜丹的旁邊，說：

「來罷！和他道別！」

雖然他不是一具屍骸，蟲們也在蛀他了；他的一個翅膀已經折斷，塞在身體的東西也突出來了。但是，現在已經盲了，伊吻在他的前額上，偎傍他在伊的頰上。西蒙拿他去仍舊放在祭壇上。

五

田野吐着夏日的氣息；蒼蠅兒嗡嗡的，太陽使得河水放光，晒熱了，石版的屋頂。西蒙回到房裏後，微微地瞌睡着。

鐘的聲音喚醒了伊；晚禱的功課快要收場了。番利茜丹的昏迷，沉靜了一些。

伊心裏想着那隊伍，「行耶穌聖體節時的隊伍——譯者。」眼裏便看見他「隊伍」彷彿自己正跟了他走一樣。

一切那些學校裏的孩子們，那些唱歌者，和那些消防隊員都在邊道上走，而排隊前進着在街路的中央的，當頭是「撒克思頓」擡着他的斧頭，「卑德爾」抗着一個大十字架，學校教習一眼釘住了那些小鬼，那個「長者」迫切地當心着伊所帶領的小夥兒們；「註。」「撒克思頓」Sexton 和「卑德爾」Beard。都是教堂內的一種小廝，「長者」是尼院的尼住持——譯者」其中三個最小的，捲髮像三個天使，拋擲玫瑰花瓣向空中；那個佐祭的，張開着臂膀，指導音樂；還有兩個捧香的，一步向那「祝福的聖物」一迴身，那個，是神甫先生穿了他那講究的十字繡袍，「天主教神甫所穿的袍，背上繡有十字——譯者」在一頂被四個會堂執事擡着的朱紅天鵝絨傘蓋之下捧着的。一羣人潮湧般跟在後面，在遮蓋着那些房屋

牆壁的白色紙片中間；他們迤邐地走到了山脚下。

一點冷汗站在番利茜丹的太陽角上了。西蒙媽媽用一片布擦去了這點汗，自言自語的說，將來有一天自己也不免要有這番光景呢。

羣衆的繁聲漸漸高了，很高的響了一會兒，然後寂靜了。

一陣的排銃聲振動窗格子。那是郵政人員們在向「聖物」致敬。番利茜丹滾轉伊的眼珠，極力大聲的說：「他是好好着麼？」仍舊擔憂着那個鸚鵡。

伊的死的痛苦開始了；一個格啦啦的呼吸，一聲比一聲緊促，振動伊的身子。兩片白沫聚在伊的嘴角，伊全身顫抖不止。

立頃之間，他們聽得號角的洪聲，孩兒們的高聲，和男子們的沉厚聲了。在間隔的時候中這些聲音忽的一齊靜默了，於是脚步的聲音，被滿地的花朵所減殺，響着像草地上走過的羊羣。

牧師在場子上出現了。西蒙媽媽爬在椅子上湊在那個圓窗洞口向下張望那座祭壇。

綠色的花冠掛着在壇上，壇是用英國花邊飾着的。壇的中央是一個小箱子放着紀念品，兩角有兩株橘樹，還有銀燭台和瓷花瓶，從這些裏面，有太陽花（即向日葵）、百合花、罌粟花、狐狸瓶和一球一球的紫陽花升起來立着的，都沿了壇邊擺着。這一大堆鮮明的顏色，從祭壇的頂上斜斜地下降到沿街鋪着的花的地上；這兒（指地氈）又有珍奇的東西引人注意了。一個鍍銀的糖罇戴着一頭的紫羅蘭花，阿蘭宋珠寶的花環一個個的在苔蘚上放光，還有兩個中國屏風，把他們的風景展開着。羅羅呢，掩沒在玫瑰花的下面，只露出一個前額，看去好像一枝「拉比·拉徐里」的襟針。（拉比·拉徐里 Lapis Lazuli 是一種紺青色的鑲物，加以琢磨可以做裝飾及嵌工的用處；很講究的祭壇上也有用他做裝飾的。）

即東方的所謂琉璃——譯者。」

會堂諸執事，唱歌的人們，孩童們，都一字兒沿着場子的三邊排列起來了。祭司慢慢的升階，把他那射出光彩的大的金太陽供在花氈上。大眾都跪下，滿場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那些香爐高高地在室中搖盪，把鏈子震得索索地響。

一陣青煙上升到番利茜丹的屋裏。伊張開伊的真管，帶着神祕的歡暢把他吸着然後把眼睛閉了。伊的雙脣微微地笑。伊的心的搏躍一下比一下遲緩，一下比一下微弱，柔和了，像一個泉水涸竭了，像一個回聲消散了；而當伊吸着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伊還在幻想，以爲伊已看見，在廣闊的天空，有一個極大的鸚鵡在伊的頭頂上翱翔。

佛羅貝爾(附錄)

沈雁冰

十九世紀後半的法蘭西文壇的中心勢力就是自然主義運動。自一八八〇年以後，佐拉 (Emile Zola, 1840-1902) 的震驚一時的傑作——如娜娜 (Nana, 1880) 破產 (La Débâcle, 1892) 三都故事 (Les Trois Villes, 其中Lourdes 於一八九四年出版, Rome 於一八九六年出版, Paris 於一八九八年出版) 多產 (Fécondité, 1899) ——陸續出版以後，自然主義在法國文壇的脚跟已經十分穩固；並且還推廣他的勢力到歐洲其他各國，使全世界文壇為之變色。從此世界文學史上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然主義掃除了各國的浪漫文學的殘留物，只管拿著得勝鼓前進；雖然不久就有反對自然主義的運動起來，而且表面上亦似乎把不可一世的自然主義打敗，然而實際上，自然主義的精神

早深入文藝的領域，成爲各派文學的基礎——猶之科學方法是近代科學的基礎一樣，——反自然主義的文學派雖然避去自然主義之名，卻不能不接受自然主義的精神。

但是我們要認識這轟動世界文壇的自然主義的真面目，我們要知道從浪漫主義蛻變到自然主義的關鍵，我們就得注意一部早在一八五二年就已出版的小說——鮑芙蘭夫人（*Madame Bovary*）。

鮑芙蘭夫人的作者就是本篇所專論的佛羅貝爾（*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這一本小說還是他的第一本創作。在一八五六年出世，並不引起怎樣大的影響；那時法國文壇只渺茫地覺得這位新露面的作家確已給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只覺得這位新露面的作家是有過人的天才能了；而鮑芙蘭夫人

所含的黃金一般真實的觀察，以及對於後來半世紀法國文壇所生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影響，大家連夢也不會做到。

真的，如果當一八五六年鮑芙蘭夫人初出版之時，有人對大批評家聖佩韋（Sainte Beuve）說：「你不要騙了你自己；這一部現為人人所喜讀的熱情的小說，這一幅道德的圖畫，這一種革命的風俗——在四十年後要變成法國名著的一部呢。這一部書之出現，並非偶然。這是一件大事。而這書的作者，將為後來數百的法國藝術家和外國藝術家所崇拜，而跟着他走。這一位作者的思想將重大地修正了這一世紀的美學學說呢！我們敢說聖佩韋聽了這些話後，也要搖搖頭，不肯相信罷。聖佩韋是一個最無偏見的批評家，他在鮑芙蘭夫人初出版時，便已驚訝這位作家的天才；可是他對於鮑芙蘭夫人的預言，只能到了那一步。他雖然早已看出浪漫派文學的弱點，並且早已準備用全村的熱心去替新興的文派——

自然主義——宣傳，然而他卻對於自然派的第一部大作鮑芙蘭夫人先已不免小小忽略了。

我這段話，並不是吹毛求疵的攻擊聖佩章，我是只想借此表明鮑芙蘭夫人是怎樣一部奇書，而鮑芙蘭夫人的作者是怎樣一個奇怪的文學家罷了。佛羅貝爾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或是換句話說，在一切小說家中，他是最藝術的。他的作品，或者不及托爾斯泰 (Tolstoy) 屠格涅夫 (Turgenev) 杜思退益夫斯基 (Dostoiievsky) 他們的小說那樣的悲憫弱者，或者不及巴爾札克 (Balzac) 的小說那樣的獷悍攫人，然而在嚴格的藝術的意義上，他們都不及佛羅貝爾。誇張的感情的描寫是佛羅貝爾所力避的；他決不想蒙上了感傷主義的面具，以求倖勝。他的作品是精雕細刻的美術品；在一句一行裏，都表示他那深湛的藝術家的修養工夫。他確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但他從不自恃其才；他反而常常告訴人，藝

術家的成功在乎刻苦的鍛鍊。

佛羅貝爾生於洛盎(Rouen)，在一八二二年。父親是本地的著名醫生，一個正直而溫和的人。佛羅貝爾早年亦曾學過醫學，後又學法律，但已十分喜歡文學，他那時最好的朋友就是後來的詩人路易·布爾罕(Louis Baulhet)。感情教育(佛羅貝爾的一部小說名)裏的 Frederic 和 Deslauriers 大概就是影射他自己和布爾罕的。他和 Frederic 一樣，在十九歲時到巴黎。他父親在洛盎購置的 Croisset 別墅，後亦由他承受，一直到一八八〇年死，他常常往來於巴黎和洛盎，沒有什麼變動。他一生只出了兩次遠門，第一次到東方旅行，那時他正當三十歲。第二次到北非洲爲的是實地考察他的“Salambo”(小說名)裏的背景。他住在洛盎的時候，常閉門讀書著作；在巴黎的時候，則常交游。

佛羅貝爾雖是自然派的先驅，但他的時代正是浪漫主義全盛的時代。他自
己生於一八二一年前一年（一八二〇年）是高底埃（Gauthier）的生日，後三年
（一八二四年）是小仲馬（Dumas）的生日。他最初所受的文學的印象就是浪
漫派。他的著作的一部分，實在頗帶浪漫派的色彩。然而我們也知道法國的浪漫
派文學到那時亦已由盛極而漸衰了，小仲馬的作品雖能震驚一時，吸引人心，可
是浪漫派的弱點也具體的集合的在他作品裏暴露出來了，浪漫派所最崇拜的
「奇異而不常見的事物」，現在亦看厭了。有銳敏的觀察力的佛羅貝爾早看到這
一點，所以他立意要描寫那「不平常的平凡」，結果就是卓絕一時的傑作鮑芙蘭
夫人。

末流的浪漫派文人使他們的「奇異而不常見的事物」惹人討厭，佛羅貝爾
則使平凡的常見的事物放出五彩的光焰，使成爲奇異。他能把金線的文體的網，

置在平凡的事物上，使他既能娛目，又能悅耳。沒有一個人高聲讀他的小說時不驚怪他散文內所含的音樂似的調子。在他的文中，每一個子句（Clause）每一個字都成了有機的結構；你想移動他一個，是不可能的。而一切文體的特點，在他的第一部小說鮑芙蘭夫人裏就一一顯露著。

在思想方面，鮑芙蘭夫人是值得同樣的注意的。佛羅貝爾這個悲觀主義者毫無憐憫地把女性的弱點刻畫出來。Emma的悲慘的命運是自己造成的，是她那好新奇的女性的心理造成的。從舊道德的立點看來，Emma的悲劇的結果，似乎是「女子不貞」的自然的報應；然而佛羅貝爾不是擁護舊的真操觀念。他所描寫的Emma，並不是淫蕩的，卻是一個夢想者。她未嫁之時，夢想嫁後的生活是新奇有趣的生活，可是既嫁之後，便證實了她的理想的失敗；於是她熱烈的盼望從秘密戀愛中嘗到一些神奇的美味。但是當她既和鄰人有了秘密戀愛，她又

立刻感着了幻滅的悲哀，從前所想像的快樂，現在親臨其境，又索然無味了。她一步一步的尋求熱情的新奇的生活，但「生活的實在」一幕一幕展開來，卻都是些失望。人是靠著「希望」生存的，有希望而後有生存的勇氣；*Bye*。經過幾次的幻滅，故而終於自殺。

鮑芙蘭夫人出版後，批評家分成了兩派；稱贊他的，說這是一部了不得的奇書，毀謗他的，說這部書只是人生的「照相」，不是藝術品。然而不問是反對派或贊成派，他們都渴望佛羅貝爾快快出他的第二部著作。

可是他們的期待是徒然的；鮑芙蘭夫人的作者靜靜地只不作聲。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還是沒有消息。一直隔開了七年，佛羅貝爾的新作方才出現在讀者面前；羣衆不禁轟然一聲怪叫。原來這部新書把讀者帶開 *Normandy* 村落（即

鮑芙蘭夫人的背景) 和十九世紀了久已不見影蹤的鮑芙蘭夫人的著者，而今出現在古代卡薩基 (Carthage) 的廢墟間了！這名叫“Salammbô”的新書所講的卻是卡薩基的哈彌爾喀 (Hannibal) 時代，那地方和那時代早已被十九世紀的法蘭西人忘卻了。夾在巴黎市上那些「艷情」的小說裏，這部“Salammbô”所描寫的是數千年前一個古國的文化，講到他們的異教的崇拜，他們的戰爭的恐怖……真可說是「古色古香」。

然而最使人驚異的，卻是這部小說的寫實主義的描寫法。佛羅貝爾描寫幾千年前的古人古物，竟也剴切明瞭，毫絲不爽，和鮑芙蘭夫人裏現代的日常生活一樣。他的題材正是一班浪漫派文人所最喜歡的題材，是蠻荒的古代的不平凡的；但是我們這位作者不像浪漫派文人專逞幻想，虛構他們想像中的不平凡，卻是根據了歷史的記載，努力把數千年前的卡薩基再建起來。他的“Salammbô”

的卡薩基幾乎近似古代的卡薩基，不但表面是真確的卡薩基，裏面也是真確的。他不像那些假古董的「歷史小說」只帶上一個古董面具，只把書中人物穿上了古裝，而情緒和人生觀卻全是近代人的情緒和人生觀。不然佛羅貝爾的“Salamambo”裏的一切人的心情全不是近代的。這一點，是“Salamambo”異於一切實平凡而自號為不平凡的「古事小說」之處，也就是高出他們萬千倍之處！

“Salamambo”出版後，先前那些詆毀佛羅貝爾說他是「照相師」的批評家不能再搖唇鼓舌了。佛羅貝爾的藝術手腕可以把古時的材料同現代的材料一樣地應用自如，不感一毫困難。他是支配材料的，不是被支配的。他的鍛鍊字句的工夫，在“Salamambo”裏更加明顯；每一句，像他所說，都是有手有足，同前句後句相調和，並且讀起來很好聽的。他每天祇寫了一點兒，最多二頁或三頁，他推敲

每一個字，要免避重複和拗口的音調，有時甚至爲了一個字，沉吟至數小時之久，他常常高聲朗誦他的草稿，連過路人都聽得。屠格涅甫（Turgenev 俄國小說家）他的好朋友，曾說起一件事：有一次，佛羅貝爾盡一日之力把一篇小說的最後一頁做好，出來吃夜飯，晚上回家已經睡在床上，把剛做好的一頁再讀一遍，忽然大大的不滿意起來。他立刻從床上跳起來——他這個五十開外的高大的人兒——開始重做那一頁，只穿了那件薄的睡衣，一直做了個全夜。

佛羅貝爾在這些地方用的力量要比搜集材料時多了好幾倍。他確信一篇小說要好，須先鍛鍊字句。但是他搜集材料時所費的精神也不是別人所能想像的。他預備做“Galambos”的時候，讀過九十八種和卡薩基有關的書籍，並且親到Tunis一次。他後來因爲做“Bouvard et Pécuchet”中間講農業的三十多頁，竟讀了一百〇七種關於農業的專書。他的每本小說裏都照耀着這種求真

的精神！

坦 白

八十六

“Salammbô”自然不是巴黎讀者所喜歡的。他們要求佛羅貝爾做一本愛情小說。到一八六九年年底，他固然應讀者的要求，做了一本 *Romançe de Passion*——那就是著名的感情教育 (*l'Éducation Sentimentale*)。在佛羅貝爾的著作中，感情教育算是最好中的一本，可是遇到了斷然的失敗。

這一部書是描寫四十年代的巴黎人生。佛羅貝爾收集材料，也曾費了絕大的苦心。他研究了許多巴黎城的舊地圖和畫片，努力尋求四十年代的巴黎城的真面目；他把久已不見的舊街道，一一的重新建造起來；他讀過一千多種的舊新聞紙，研究當時街市的情形。「像座太大於石像」，他後來自己也這麼說。總之，用在這部書上的考據工夫實在太多了。

“Salammbo”之後，他又作了三個短篇小說——就是坦白，聖裴林的故事和“Harodias”——都未見何等的成功。這三個短篇小說的主要意思是探索「人生的價值何在？」文字尤極簡潔，對話也很少，不像是小說，卻像是「節略」。中間又用了許多典故，所以一般讀者都嫌枯燥。

佛羅貝爾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聖安東尼之誘惑 *La Tentation de St.*

Antoine——一本最奇特的書，在一八七四年出版的。這是講古代埃及一個修道士受誘惑的情形。聖安東尼站在他茅屋的門口，看着面前聳立的大十字架，感受了大自然的薰薰之醉味，忽然「意馬心猿」把捉不定起來。他最初是懷慕他幼年的生活，想起年青時所愛的一個青年女郎 *Ammonaria*；想起他的可愛的活潑的小學生 *Hilalion*；於是他自怨現在的孤獨。季候鳥在他頭頂飛過，猛然提

醒他，也要像他們一樣的自由翱翔。他煩悶極了，想在聖經中得些安慰；可是他翻開聖經的啓示錄，就發見了許多矛盾。於是美女、富貴、權勢等等人世的誘惑，一齊都出現了；世界的一切宗教的神，也成列的在眼前閃過，也有搗碎了的，也有墜入黑洞裏的。待到他們過完，遂死也似的沉寂起來。安東尼說：「他們都去了」，有一個聲音回答道：「我仍在此」，這是那 *THIEME*，是科學的象徵。經過了劇烈的爭辯後，安東尼醒來。見四旁的草木都變成活物似的，作攫噬之狀，他幾乎發狂了，然後一輪紅日，從黑暗中跳出來，夜已過去，白晝又來，紅日的圓面上有耶穌的面孔，射光到安東尼身上，安東尼連忙畫了個十字，從新祈禱起來。

安東尼的誘惑可說是綜合了佛羅貝爾的文藝上的特長。那裏面有神奇的想法，有豐富的故典，有精覈的考據，有新的和舊的幻想，有古代的和現代的信仰。這是一篇小說，但同時又是諸神世系譜，是宗教史，又難以心理的變態。

然而巴黎的讀者卻不喜歡這種樣子的傑作，他們只是紛囷的叫道：『和這本比起來，鮑芙蘭夫人自然好得多了！爲什麼佛羅貝爾不再做一本「鮑芙蘭夫人」給我們看！』

佛羅貝爾傷心極了，他退休於洛盎的別墅，再不動筆，而他亦垂垂老矣！他的老朋友如喬治桑德（George Sand）和高底埃（Théophile Gautier）新朋友如大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亦都死了；他又遭遇了家變，財產幾乎弄完，於是我們這位偉大的作家在高年的孤獨中死了。

他是在一八八四年五月死的。出殯的一天，只有幾個朋友從巴黎來送喪，出殯的行列是很短的。洛盎的居民簡直像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在洛盎，他是被人恨的，因爲他是一個詆毀舊道德、誹謗宗教的作者。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Simple Heart
 By G. Flaubert
 Trans. by S. M. Shê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

（小說月刊叢刊）
 坦 白 一 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 說 月 報 社
 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分售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51
70007